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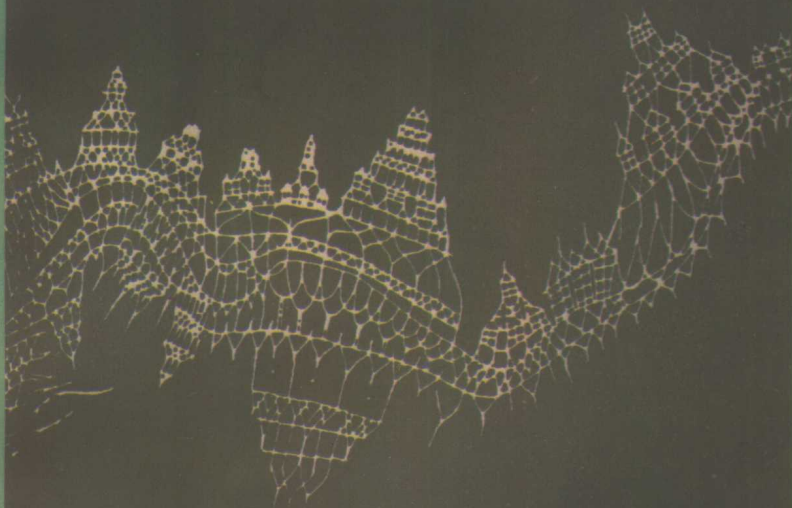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

# 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

梁实秋 钱歌川 巴金 冯至 施蛰存 等

ZHONGGUO XIANDAI SANWEN JINGPIN WENKU

ZHONGGUO XIANDAI SANWEN JINGPIN WENKU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

# 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多人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3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

ISBN 7-5004-1702-0

I. 塞… II. 多…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4378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875 插页:4

字数:325 千字 印数:20001—28000 册

定价:15.50 元

|     |     |     |     |
|-----|-----|-----|-----|
| 主 编 | 钱谷融 | 陈子善 |     |
| 编选人 | 杨 扬 | 袁庆丰 | 刘洪涛 |
|     | 高恒文 | 万 燕 | 倪文尖 |
|     | 范家进 | 郑家建 |     |

2000

## 编 选 说 明

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们编选了这套十卷本的中国现当代散文选。考虑到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散文创作发展的脉络和当代读者的阅读兴趣三者的兼顾，我们对入选作品按如下要求进行：

一、入选范围为“五四”至 90 年代中国大陆作家发表各类白话散文作品。1949 年以后虽已去了海外，但创作生涯在 1949 以前即已开始者，则选择有代表性的入选。

二、入选作品根据作者出生先后编排，并尽可能注明出处，入选作家的生平也略作介绍。

三、一些极为常见，流传很广的散文，包括近年发表的许多人们熟知的作品，因查找较为方便，只能酌情入选。

四、对近年新发现的一些较为优秀的作家佚文以及颇有特色的学者散文，加以适当补充，以便扩大读者的阅读范围。

当然，单靠我们这几位编者，在很短的时间里编选这样大规模的散文选，疏漏或不足在所难免，欢迎海内外专家和读者批评。

1995 年 1 月于上海

# 序

钱谷融

散文要有真性情，它不受拘束，最忌造作，要自由自在，逞心而言。许多人都说散文要“形散神不散”，他们是从文章本身立论的。我却想从人的方面来讲这个“散”字。我以为这个“散”字，可以解释为散淡的“散”。诸葛亮在司马懿大军压境，直逼城下的时候，万般无奈，只得摆起“空城计”来。不管历史上是否真有此事，京戏中诸葛亮的一句唱词“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听来不但回肠荡气，令人低徊流连，咏叹再三。而诸葛亮那种野云孤鹤般的襟怀，潇洒中难免有一点苍凉颓唐，更使人感到天地悠悠，世事沧桑，不由得平添了不少感伤。而诸葛亮在这样的時候，能从容地自抒怀抱，说自己是个散淡的人，那是真够“散淡”的了。诸葛亮唯其是个散淡的人，所以后来尽管有违初衷，不得已做了刘备的谋臣，建立了不世的功勋，而他文章，虽然为数不多，但流传下来的，也都是不乏真性情的好作品。这关键，我以为就在于诸葛亮是一个能够“散淡”的人。能够散淡，才能不失自我，保持自己的本真；任何时候都能不丧失理智的清明，做官能够不忘百姓，写文章能够直抒胸臆，绝无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之态。这就自然能够写出些别人爱看的好文章来。

做散淡的人，当然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在荣利面前，有几个人真能漠然处之，抱“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态度？尤其是在权势面前，谁又能依旧我行我素，昂然挺立，不稍低头？这真是谈何容易！但是，要写出好文章来，特别是要写出好的散文来，就必须先成为

一个散淡的人。今天真能散淡的人，不说没有，但也真如凤毛麟角，着实稀罕。好散文之所以难得，其故多半正在于此。

散文是最自由的。大家都非常希慕自由的境界，都愿意能摆脱一切羁绊，特立独行，任情适性，过一种无往而不逍遥的生活。但这虽不说是绝无可能的世上难有之事，总也犹如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即；只能企慕，而万难得到的东西。不过，说到底，最高的自由，是心智的自由。心智可以说是天生自由的，永远自由的。谁能禁锢剥夺你的心智的自由呢？不许你这么想，只许你那么想，但思想在你心中、脑里，你偏要这么想，偏不那么想，谁又能奈何你呢？孔子说“求仁得仁”，正如你想做一个仁者，都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你的。何况我们现在谈的是写文章，尤其谈的是抒发性灵的散文，又不是叫你去议论朝政，写出一些惹事生非、惑乱人心的东西，谁会来剥夺你的这种自由呢？今天是一个开明的时代，散文家完全享有自由的广阔天地。不过，尽管如此，恕我直言，却也不是所有的散文作者，都是善于利用这个自由的气氛，充分发挥散文的自由自在的长处的。原因就在于许多人还有不少私心杂念，想利用散文来达到他某种个人的目的，就是说他还不能做一个“散淡”的人。

做一个散淡的人，的确不太容易，尤其是如果想求之于人人，那不但要求过高，甚至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散文要写得自由自在，除了人要散淡这个比较艰难的一条路以外，还有一个简便易行，人人能做、人人可走的一条路，那就是做一个“真诚”的人。尽量说自己的话，既不要人云亦云地一味跟随别人，专拣别人爱听的话说；也不要为了与人争奇斗胜而故意标新立异。当然，为了保护自己，你也大可不必有意触犯时忌，讲一些危言耸听的无补大局的话。但你无论如何决不要发违心之论，说一些自己本不想说而且内心也并不以为然的话。这一点该是能够做到的吧？能够如此，那么，你的散文即使写得并不怎样好，总也有值得看的东西在，总还不失为一篇多少有些个性的东西。

所以，概括起来，我对散文，要求的是真诚、自由、散淡。能够成为一个散淡的人，真诚地写作，就可以达到自由的境界，写出真正令人爱读的散文来。果能如此，那么中国的散文将会日见辉煌，不但可以无愧于我们祖先所创造的如此绚丽灿烂、光彩夺目的优秀散文传统，而且可以在世界的散文园地里，独树一帜，使人仰慕，引人赞叹。

以上这些话是在去年8月29日为三位年轻朋友编选的一本散文精品集的出版而写。现在拿来作为这套十卷本的《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的序文，显然并不完全合适，因为这套书所说的散文是个大散文的概念。中国过去，散文是与韵文、骈文对称的，凡不属于诗词歌赋涉及曲子之类的散体文章，都称散文。我们现在则是按照文学类型的四分法，把诗、小说、戏剧之外的作品都称做散文。不管它的笔调是严肃的庄重的，还是随便的轻松的，也不管它的题材是属于写景、抒情，还是叙事、记人，甚至说理的、论学的，都包括在内，范围内容非常宽泛。当然也不是漫无边际，丝毫不加限制。首先自然要考虑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都要有些文采。要像梁昭明太子萧统所说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者方能入选。因此选得最多的当然是美文，特别侧重于妙发性灵，独抒怀抱的随笔一类。我们在《编选说明》中曾说我们的意愿是尽可能做到“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散文创作发展的脉络和读者的阅读兴趣三者的兼顾。”说到散文创作发展的脉络，由于我们选材范围比较宽泛，自“五四”到90年代间出现的著名的和较有特色的作品，都尽量加以收罗。又是按作者生年先后编排的，所以即使我们并不刻意追求，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脉络，也能自然体现，清晰可见。至于读者的阅读兴趣，那当然是各种各样，难以穷尽的，也无法一一列数。而我们所选的文章，既然是文学作品，那么其内容就必然涉及到与人有关的一切，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生活的过去与未来，现实与理想等等，它们同样必须也是无

比广泛的。我们编选时特别注意搜罗那些能反映历史上曾有过重大作用和影响的知名人士（尤其是关于知识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的活动的有关文章，相信大家阅读时，定会感到兴趣。而且由于这些文章，过去往往流传不广，时隔愈久，知者愈少，尽管涉及的都还是本世纪内的人和事，但对今天的中、青年读者来说，已非常隔膜；骤然接触到，恐怕已仿佛有在读上古史的感觉了。我们把这些文章收集汇印在一起，也有保存历史资料，省却大家翻检之劳的意思。不过，由于我们的见闻有限，时间又比较匆促，一定有许多该选的好文章被遗漏了，衷心希望大家不吝指出，加以补充，使这个选本能更臻完善，那就不只是我们几个编选者之幸了。

最后还需略说几句的是，既然这个选本所选的散文，并不限于美文，或者随笔中的精品一类，那么我在前面所发的那套议论，即关于散文作者要能散淡的那番话，自然就完全不合适了。其实谁都懂得，不管是写哪一类散文，一味要求作者散淡都是不合适的。一切文章，不是描写客观事物，就是表达主观情意，往往是二者兼而有之。无论是客观事物还是主观情意，都是形形色色，多姿多彩，而且千态万状，变动不居的。你怎么能用一种态度和眼光来观察它，用一种笔调和手法来描画它呢？古人说：“文无定法，神而明之。”凡是脱离了具体对象，脱离了规定情境，孤立地谈文章作法，谈艺术表现手法，并且把它们绝对化起来，都没有多少意义。相反，倒是很容易把人们引入歧途的。不过，我所说的散淡，却显然并不是说的写作方法，而是说的一种心态。散文确乎是最见性情之作，尤其是那种自抒怀抱的随笔式的散文，切忌矫揉造作，写作时最需要一种自由自在的闲适心态，而不能掺杂任何世俗的名利打算。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最能取得这种闲适心态呢？那就恐怕只有在当他能够散淡的时候了。我正是鉴于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闲适心态之日见稀少，甚至邈乎难求，才提出这个并不高明的主意来的。不知大家其能谅我乎？

1995年2月5日

## 目 录

|                 |        |
|-----------------|--------|
| 予且 (1902—1990)  |        |
| 转弯.....         | ( 1 )  |
| 论坐在电影院中.....    | ( 4 )  |
| 姜亮夫 (1902— )    |        |
| 忆清华国学研究院.....   | ( 7 )  |
| 周全平 (1902—1983) |        |
| 致梦里的友人.....     | ( 19 ) |
| 章衣萍 (1903—1946) |        |
| 古庙杂谈.....       | ( 24 ) |
| 陈炜谟 (1903—1955) |        |
| PEOEM .....     | ( 33 ) |
| 聂绀弩 (1903—1986) |        |
| 巨像.....         | ( 39 ) |
| 梁实秋 (1903—1987) |        |
| 雅舍.....         | ( 44 ) |
| 信.....          | ( 47 ) |
| 女人.....         | ( 49 ) |
| 男人.....         | ( 52 ) |
| 狗.....          | ( 54 ) |
| 下棋.....         | ( 57 ) |
| 北平的冬天.....      | ( 59 ) |

|                 |        |
|-----------------|--------|
| 沉默·····         | ( 62 ) |
| 忆冰心·····        | ( 64 ) |
| 黄药眠 (1903—1988) |        |
| 海底怀念·····       | ( 75 ) |
| 笳笛·····         | ( 78 ) |
| 台静农 (1903—1990) |        |
| 春夜的幽灵·····      | ( 80 ) |
| 谈酒·····         | ( 83 ) |
| 记波外翁·····       | ( 86 ) |
| 伤逝·····         | ( 92 ) |
| 钱歌川 (1903—1990) |        |
| 春画考·····        | ( 95 ) |
| 闲中滋味·····       | ( 99 ) |
| 谈天·····         | (105)  |
| 说穷·····         | (107)  |
| 钟敬文 (1903— )    |        |
| 莼菜·····         | (111)  |
| 钱塘江的夜潮·····     | (115)  |
| 西湖的雪景·····      | (119)  |
| 朱湘 (1904—1933)  |        |
| 烟卷·····         | (125)  |
| 江行的晨暮·····      | (131)  |
| 迎神·····         | (133)  |
| 徒步旅行者·····      | (135)  |
| 林徽因 (1904—1955) |        |
| 窗子以外·····       | (139)  |
|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 (146)  |
| 蛛丝和梅花·····      | (151)  |
| 一片阳光·····       | (154)  |

|                  |       |
|------------------|-------|
| 黎烈文 (1904—1972)  |       |
| 湖上 .....         | (159) |
| 崇高的母性 .....      | (162) |
| 刘大杰 (1904—1977)  |       |
| 巴东三峡 .....       | (169) |
| 成都的春天 .....      | (173) |
| 叶公超 (1904—1981)  |       |
| 小言两段 .....       | (176) |
| 扑蝴蝶 .....        | (176) |
| 谈吃饭的功用 .....     | (178) |
| 门 .....          | (181) |
| 刘思慕 (1904—1985)  |       |
| 威尼斯的水和“水” .....  | (184) |
| 暴雨前夜的柏林 .....    | (190) |
| 丁  玲 (1904—1986) |       |
| “不算情书” .....     | (201) |
| 沙  汀 (1904—1990) |       |
| 好吃船 .....        | (208) |
| 女巫之家 .....       | (210) |
| 凌叔华 (1904—1990)  |       |
| 登富士山 .....       | (215) |
| 爱山庐梦影 .....      | (224) |
| 记我所知道的槟城 .....   | (232) |
| 罗念生 (1904—1990)  |       |
| 龙灯 .....         | (240) |
| 芙蓉城 .....        | (243) |
| 艾  芜 (1904—1992) |       |
| 蝎子寨山道中 .....     | (247) |
| 怀大金塔 .....       | (252) |

|                 |       |
|-----------------|-------|
| 我是这样对付老年的·····  | (254) |
| 卢剑波 (1904—?)    |       |
| 晨·····          | (256) |
| 芭蕉·····         | (258) |
| 窗台前·····        | (260) |
| 李霁野 (1904— )    |       |
| 谈渔猎·····        | (263) |
| 花树漫记·····       | (267) |
| 童年的天使·····      | (271) |
| 随笔两则·····       | (275) |
| 巴金 (1904— )     |       |
| 南国的梦·····       | (278) |
| 废园外·····        | (285) |
| 灯·····          | (287) |
| 怀念萧珊·····       | (289) |
| “文革”博物馆 ·····   | (301) |
| 戴望舒 (1905—1950) |       |
| 山居杂缀·····       | (304) |
| 巴黎的书摊·····      | (307) |
| 巴巴罗特的屋子·····    | (312) |
| 杨刚 (1905—1957)  |       |
| 星·····          | (317) |
| 北风·····         | (318) |
| 沸腾的梦·····       | (320) |
| 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白·····  | (323) |
| 叶灵凤 (1905—1975) |       |
| 《红灯小撮》序 ·····   | (328) |
| 秋怀·····         | (329) |
| 指甲·····         | (331) |

冯至 (1905—1993)

|                 |       |
|-----------------|-------|
| 黄昏.....         | (333) |
| 西郊遇雨记.....      | (337) |
| 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  | (341) |
|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   | (345) |
| 决断.....         | (348) |
| 歌德画册里的一个补白..... | (353) |

臧克家 (1905— )

|         |       |
|---------|-------|
| 野店..... | (362) |
| 舟子..... | (365) |
| 海.....  | (368) |
| 炉火..... | (374) |

施蛰存 (1905— )

|           |       |
|-----------|-------|
| 鸦.....    | (376) |
| 赞病.....   | (381) |
| 栗和柿.....  | (383) |
| 纪念傅雷..... | (387) |
| 论老年.....  | (389) |

## 予 且

(1902—1990)

原名潘序祖，安徽泾县人。曾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和光华中学历史教员，1949年后留居上海任职于中学。著有长篇小说《浅水姑娘》，及短篇小说集《两间房》等作品多种。

## 转 弯

记得以前读市政学的时候，有一位教授讲“路的系统。”他说：“不管路的造成是何种方式，总是以有转弯为好。因为有转弯不单是使路来的有变化，同时还可使行路的人找出捷径来，尤其好的，就见失火的时候，不致延烧了一条街。”他又说：“直路是不好的。（1）不亮；（2）无变化；（3）交通不便利；（4）空气不流畅；（5）失慎容易蔓延。”

我还记得那时的课程表，市政学的下面，就是人生哲学，那位教授人生哲学的先生，每次都要说几遍：“人生就是一条路，这条路可是要你自己去选择和创造的。”当时我心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所选择和创造的路，究竟应不应该有转弯？”

市政学教授的话，一径在我脑中盘旋着。直路是不好的；不亮，无变化，交通不便，空气不流畅，失慎时容易蔓延。“生活的

路，当然不是砖泥铺成的，那里可以相提并论！”我自己这样解说着。

“人生的路，不必转弯。”

至少我在那时候的思想是如此的。

自从我到社会上来服务，我就感觉到人生的路似乎也要转弯。

人是理智的动物，却每每因理智走入弯弯曲曲的道途，譬如写字，写出来像字就成，然而我们不满足，偏要像颜柳，颜柳不足，还要上追汉魏，汉魏之外不怕来一套钟鼎金石，直至写出来人家认不得，非考古不足以明其原委，我们方能掷笔而笑。作文，写出来使人明了也就成了，然而我们不满足，要讲究用典，直至非明典故的人不能读我们的文章，我们方能掷笔而笑，做新文章的人，虽不用典，令人难懂如故，贩卖辞藻如故，硬讲堆砌亦如故，这都是歧路，都是转弯而我们喜欢做。

记得一位朋友，有一天晚上跑来向我说他近来读文学深感到兴趣，我问他怎样会感到兴趣。他说：

“文学上的语句实在是美丽的，我昨晚得了一句，在枕上研磨了三小时，真是越想越好。你知是一句什么？”

他说时非常的得意，好像无意得着了珍宝一般。

“我怎么会知道呢？”

我淡淡的回着他，他正色的说道：

“那一句是描写十一点五十五分到十二点的时间。作者将钟上的时针和分针，看作一把剪刀，他不说过了五分钟，他说那一分一分的光阴是由时针分针剪去的。“剪”字用的好。光阴剪去，是有诗意的，况且时针分针渐渐合并，岂不是一把剪刀！”

他说时非常得意。我想他得意处没有别的，只是因为他看见人家写了一句弯弯曲曲的话。过了五分钟是一句很明白的话，人人都懂的。何必定要说时针分针在那里剪，剪些什么？剪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光阴！

潘光旦先生在他读书问题一书中写了一篇《教授乃学问之大

敌》，标题很令人惊讶。他的大意，是说学问一经大教授的研究，就故意造出许多专门名词，使学者益加难读难懂。这是一点都不错的。借着懂专门名词以骄人的，社会上比比皆是，大家都喜欢转个弯来说，好像分外有趣。

越会转个弯来说话的，似乎越受人欢迎。有人将正话反过来说，左边的话向右边说，容易的话向难里说，简单的话向复杂里说，直的话转过弯来说，明显的话用隐喻来说。我们便立刻称他们为寓言家，讽刺家，幽默大家，演说大家。古代的人像伊索，会转个弯来说话，被称颂着，直至二千多年，近代的人像萧伯纳。一个最会转个弯来说话的，我们说他最幽默，最讽刺，最深刻，最俏皮，戏剧大家，思想大家，批评大家，一个世界著名的人。

孩子吵着要吃桌上的食品，当遭父母的责骂，假设孩子向那食品做出想吃的笑容，父母的精神也许就会提起来。

“要吃罢？宝宝！”

宝宝要是很老实说：“要吃”，也许就被骂为：

“好吃的孩子！”

假使他要是故意摇摇头或是说：“不吃。”而脸上仍露出想吃的笑容。父母必“因怜生爱，”毫不吝惜的让他去吃，也许还要相对的痛夸一阵“孩子的聪明”。

这就是转了弯，可怜我们天真的孩子自小就受了转弯的教育，我不敢说教育的不好，我却敢说这是“人生路道上的转弯。”

借钱，必定先承以色笑，然后言及时、年岁、时事、家境、社会经济周转之困难，自己时运之不济，向人借款之失败和费事，然后再言归正传说借钱，这还是只知小转弯的。大转弯的，第一次只是探路，第二次他还另有其他秘诀来借钱的。找事，也是一样，愈能转弯愈妙，能以使自己转弯时对方看不出来就更妙。这里面藏有捷径的。诚如我那位市政教授所言：

“有转弯不单是使路有变化，同时还可以使行路的找出捷径来的。”